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軻四

碑記銘表辭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勲公塔銘

并敘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勲公骨

軻四

一

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
省文儒者聞人安遠迺命契嵩書且銘之和
尚諱盛勲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
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而事
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白
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
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
以自發明徧學衡湘鄢郢老禪碩師而獨大
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
於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盡
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
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
空不覺屋廬為闕復其立處即徧體雨汗其
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

第一九四冊

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迺席地然頂於其師
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畧無
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
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迺
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千餘杭之安樂山皇

祐初嘉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
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
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
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
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許夏壬寅示微疾

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
祐庚子五月巳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
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
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
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

阿四

二

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
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
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
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
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

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迺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掄之爲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勲師勒石以傳

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爲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霽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

軻四

三

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慶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

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爲杜多之行不出
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
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
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
韙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

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
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
遂尊爲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
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
師治茲院自壯既耄凡四十六載於人甚莊

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
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脩
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
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
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

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
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
既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謝絕
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
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

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
亂法是益媿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
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
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
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

何四

四

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
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
化也至是皇祐之已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

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
教蘭若師僧省單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
米虎林見惠明禪師頽然有道器即服膺執
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
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

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乃禍
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
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爨者
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
告終畢其喪師即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

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巍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

判四

五

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於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

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藝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

益脩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臥先終一日與蒙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鷄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

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篆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地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

軻四

六

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

法於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

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持故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脩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

與衆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

軻四

七

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若師

皆遇而親炙之假金得一見之已甚善也况
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於
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
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
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并叙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
而爲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
質內融情僞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
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

姑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
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
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脩身事
親而鄉人效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不
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

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銳
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
髮之失蓋其脩誠厚本而致是尔公既謝去
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忝公之交游
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

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
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

柯四

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
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獨好
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
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寢稀純誠
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

立獨行兮不尔疇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
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旌翻
飛碩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

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
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
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
朱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
平叔予今顧師或師不足比也作子巨自慨相知
之晚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

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
以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
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
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
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

軻四

九

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
信便必尔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
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遂或死從事
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

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
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語語聲琅琅坐人
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
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醒
齷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

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

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
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
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徃徃通之商較古

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駭坐人率皆伏其
誦為文學易繫辭奇峭頗工耻於奔競造
以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
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
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

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
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
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
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
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

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
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
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
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
德也辭曰

軻四

十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
其氣兮誕為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
脩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奪化代并公之壽
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有仁義家傳
兮子孫寶守孰謂既往兮不光其後湓江浮

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若人
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梵音舍利
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
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

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
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
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
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
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為之者天下

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
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
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
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
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

軻四

士

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
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
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
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
則靡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

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知
佛爲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
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
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
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

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鐔益轉若與人意而
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
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
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譽之所傳
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鐔以小銅塔

而緘之真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
至人也號其舍利曰行道一日入定入定
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
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
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
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
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
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

者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醺酒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陲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

柯四

十三

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

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

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

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
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
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爲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

軻四

十三

去變姓名爲會稽監門又曰僊去故後之說
者不過謂子真能以僊尉爲吏隱善與時浮
沉往往引其事爲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祥
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
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

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
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舛觸
讒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寒謬意欲警動時
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
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
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
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
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真慷慨大丈夫
也噫古今讀書爲學孰不抱氣自視爲英
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

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立於朝廷也眎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已雖眎如不眎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真殁在先漢之季於今

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術僊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

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菴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

柯四

十四

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

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
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
人愛惡之情或作利字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
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眎中說其讀詩曰
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

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
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
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

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
時天子意甚甚或作喜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
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
白閔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
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

軻四

十五

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
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
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主室作陽春歌
以誠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
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

及放去猶作秋浦吟

一名東廂吟

莫悟人主意不

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

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

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

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

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

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

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

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

勢才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

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
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

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強魏而
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
不屑莒即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
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
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

孫權得兵為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
趙楚魏使趙噉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
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
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
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

軻四

十六

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
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興崇
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或本無惜其
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
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况非如孔明

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
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
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
即拜范雎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
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
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
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
雎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

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
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
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
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雎
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
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軻四

七

唐段大尉傳贊

段大尉秀實先爲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
及是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
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

曰臨難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
段大尉小弱動不逆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
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憤萬夫白刃交前而卒
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
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
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捭
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
為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為幸失之
不為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
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

軻四

十八

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爲也嗚呼欲

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
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
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
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
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
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疑秋灑斗牛
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
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

者高閔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
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
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
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
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

柯四

十九

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巾
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
交接或作相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
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
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

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世家亦遂自匿亡於楊越間歟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為人沉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

見一指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獄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脩告優波鞠多曰

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
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
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
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
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

阿四

二十

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
昧生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
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
數番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
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

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
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
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
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或故
同作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

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
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
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
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龜多為無垢
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

降跡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
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
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
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
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

卷四

二十一

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
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
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
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
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

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
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
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
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
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

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
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
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
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
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

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
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
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
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
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

汚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
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
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
學不足為八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
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
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終地碎然為僧傳
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
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

故其書不足為評

亦云不可憑亦云不
在詳評然各有肯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第一九四冊